

从国家大剧院版《基督山伯爵》获票房口碑“双丰收”，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创作八小时话剧《红楼梦》，2021或迎“名著话剧年”

在每一次深情回眸中，重塑经典的当代价值

■本报记者 童薇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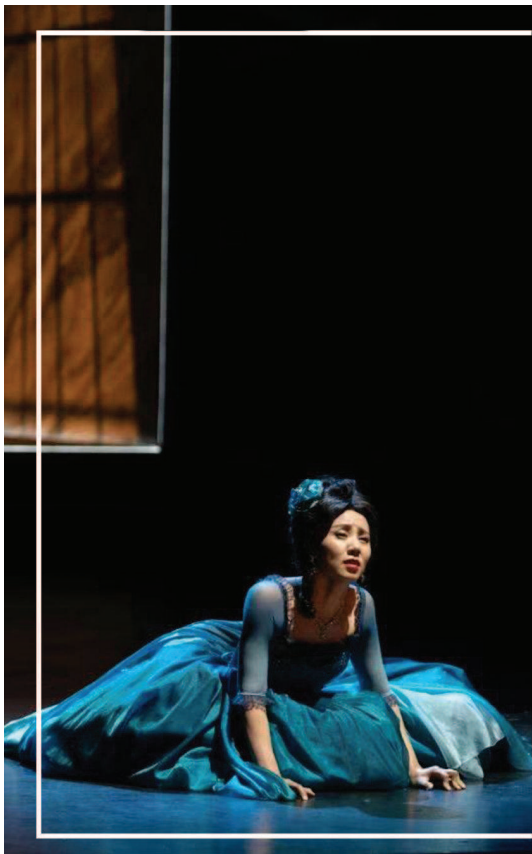
在大仲马的经典之作《基督山伯爵》中，被构陷的青年水手邓蒂斯逃出监狱，获得神秘财富并华丽归来成功复仇。在数百年后的读者眼中和当下网络文学中的“爽文”有多大的不同？日前在京引发轰动的国家大剧院版话剧《基督山伯爵》，不甘于重复“爽文”经典套路，以邓蒂斯的“自省”为创作起点，让名著“接通”当代的改编，掀起了全新的基督山热潮，一票难求的火爆场面更胜于市面上的明星话剧。

“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”今年，《红楼梦》将在上海迎来全新话剧版本的演绎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将以“春夏秋冬”四个篇章、八小时与当代观众拆解经典命运之书。与此同时，更多文学名著改编正加紧进入2021年话剧市场，如四川人艺话剧《尘埃落定》，由王筱頔执导、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话剧《牛氓》……“名著效应”的出现，代表着文艺舞台对“文学经典IP”持续走高的关注与热情。

戏剧艺术的生命动力中跳动着强烈的“当代性”

“观众对剧目思辨性的接受和理解，对剧目思想性的追求，是远远超乎我原来想象的。”国家大剧院话剧《基督山伯爵》导演王晓鹰说，这一点“指导”了他的整体创作。相比于寻找一个有强大票房号召力的主演，他大胆地把这个主角一分为三，让代表邓蒂斯青年时期、身陷囹圄时期和成为“基督山伯爵”后的三个灵魂状态，共同交织在舞台上进行凝视与对话。

于是可以看到，当“基督山伯爵”的复仇愿望全部得到满足后，囚犯邓蒂斯走上前，“如果我，没有变成我，我还能得到正义吗？”原来，基督山伯爵并不存在，



国家大剧院版话剧《基督山伯爵》在京演出引发轰动。

制图：李洁

一切都只是他的一个梦想。这样的“意料之外”，让很多观众颇感震撼。“这是一次中国心灵与西方幻想故事有意义的互动对话。”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梁超群说，戏剧艺术的生命动力中跳动着强烈的“当代性”，这是文学资产宝贵的“另一部分”，提供给一代代人反复使用，在每一次深情回眸中，重塑经典的当代价值。

自法国作家大仲马的《基督山伯爵》面世以来，其中最吸引人的便是邓蒂斯从监狱脱困后变身伯爵，“惩恶扬善，快意恩仇”的故事情节。过于追求

通俗而缺乏更深入的内涵，《基督山伯爵》在文学史上遭到过一些批评与争议。今天把它搬上舞台，是仅仅复刻传奇元素，让观众获得一个很“爽”却不那么真实的短暂的心理满足吗？

“‘经典’与‘当代’接通，在舞台演出实践中有很多方式和可能性，而在处理演出结尾时，依靠对思考隐喻、象征意境和人生况味的延展深化，留下一个切入当今时代的情感通道或思想接口，是诸多途径中的一种。”王晓鹰说，《基督山伯爵》在当下的创作意义，是展现人性的复杂与哲学思辨性的反思，“仇恨本身并不

深刻，真正可怕的是仇恨对人的异化。人类要学会与自己内心深处的恶念和欲念抗争”。

新版话剧《基督山伯爵》中，邓蒂斯一直在做自我反思与斗争，在“复仇”的过程中，他从快意恩仇、绝不手软到慢慢学会宽恕，乃至为所爱之人选择牺牲自己，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立体、丰满。尾声处，囚犯邓蒂斯还在不停地挖山洞，而地道真的打开了，光也能照进来，他是有可能走出地牢的。《基督山伯爵》带来了“等待和希望”，编剧喻荣军说，“如果邓蒂斯真的逃出了地

文学经典的回归是“狂欢飞行后的落地重走”

近年来，“名著话剧”的创作回潮，或从一个侧面显露市场对“精神产品”的高度期许。文学经典，一直以来都是各种艺术创作的核心资产。虽然在内容爆炸式生产与消费的时代，对它的注意力容易失焦或产生偏移，但“回

归”却是必然。梁超群将其形容为“狂欢飞行后的落地重走”。

文学力量的回归，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“剧作家就是文学家”的含金量，但另一方面，经典又成为舞台创作者最大的压力来源。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胡志毅教授认为，二度创作既容易被束缚在对经典的仰视之中，创造性被完全遏制，同时也会遇到在重构与变形中迷失本义的危险，使创作变得肤浅而不深刻。

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即将推出新版话剧《红楼梦》的消息，让众多戏迷、书迷对于这部皇皇巨著如何呈现抱有巨大的期待。据悉，话剧《红楼梦》时长将达到八小时，分上部“春夏·风月繁华”与下部“秋冬·食尽鸟亡”，覆盖完整小说内容。每个人物都会在开篇提前得知自己的结局：贾宝玉到贾府的覆灭，黛玉预见宝玉与宝钗成婚，王熙凤梦到自己的死……创作打破了原著的叙事结构，将人物与他们的故事重新揉捏成网，通过话剧、戏曲、现代舞等传统与当代艺术元素的融合，在雾里看花般的审美氛围中展现命运与个体、家族的深沉关联。

话剧《红楼梦》编剧、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喻荣军认为，戏剧有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和优势，在名著的搬演中，找到和观众产生共鸣的角度至关重要。“《红楼梦》兼有世俗与性灵之美，古典文学的深邃表达，决定了话剧的呈现不可能是那么通俗的，但同时也不会以‘颠覆’作为创作的出发点，而是希望能在展现文学思想性的过程中，提供给今天的观众一种面对现实生活的力量。”他说，读者和观众们动用他们丰富的情感、智慧和练达，在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”中体会人物的不甘和倔强，话剧将为他们架起情感的桥梁，舞台将成为观众走进古典名著的索引，为历史和当代建立联系，让观众舒服地走过去，走进传统文化广阔的精神世界。

大语文纪录片《跟着书本去旅行》“行万里路”



这个墙体宽2米多了



如果出大太阳的话

- ①东关古厝的门厚达2米。
- ②福清的东关古厝俯瞰。
- ③东关古厝民居的挑高达7米以上。

(均纪录片《跟着书本去旅行》截屏) 制图：李洁

■本报记者 卫中

滴水成冰？泼水甚至能成雪！央视纪录片《跟着书本去旅行》近期更新的一期“家在东北”，用严寒中拍摄的户外美景震撼人心，带领读者重新“阅读”了七年级课文《土地的誓言》。这档体验式文化教育节目以中小学课本或经典名著为线索，以“小成本、正能量、大情怀”为创作准则，让观众随着“书本旅行团”去河西走廊，去体验王之涣笔下《凉州词》中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的苍茫大气；前往甘肃武威去感受“马踏飞燕”的丰美气度；走进新疆吐鲁番去探访“火焰山遥八百里，火光大地有奇闻”的美丽传说……纪录片聚焦“读万卷书”的同时“行万里路”，走近文化古迹、实地实景讲故事、身临其境受教育、触摸历史、感知文化，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。

从课本到实地，打通学生从物理到心灵的文化通道

在最新一集《书本中的民居——古老村寨》中，节目带观众来到福清的东关古

厝。这里有着古代一种寨堡合一的建筑，由90多间房子组成。曾在这里生活过的小丽介绍说，祖先为了安全，以家族的形式组成半军事组织，共同抵御倭寇的侵扰，而古厝这种形式和功能的建筑就是这一目的的体现。随着镜头，观众可以看到古厝的大门墙体厚度达到两米，坚固结实，给人以厚重和安全的感受。大门上方还有三个小孔，这是其他地方的建筑很少见的。其实，这三个孔的上部空间是一个巨大的水箱，当敌人想用火烧毁大门的时候，水箱里的水就可以流在大门上，挫败敌人的火攻阴谋。

东关古厝毕竟是民居，除了防御功能强大之外，也充分考虑到了居住的舒适性。进入前厅，古厝的挑高有七八米的样子，采光和通风让人非常舒适。有意思的是，由于古厝建筑之间还有类似卷轴的机构，可以在日晒雨淋非常强烈的时候，把露天的地方拉蓬遮阳、避雨。通过这些镜头和讲解，让观众“行走”在课本中的文字之间，直观地感知文化，并且聆听专家和当地长者的讲解梳理，打通了书本与现实之间的知识脉络。

在“家在东北”关于《土地的誓言》的一期中，介绍了古人如何智慧地应对零

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恶劣天气，法宝之一就是——泥草房。人们把泥和草结合盖出泥草房，泥和草的建筑材料可以防止雨水把土都刷下来。由于北方的冬天寒冷，热胀冷缩，东北的黑土地会被冻裂，但是在泥中放一些草，它就不裂了。还有炕是古代北方民居中必不可少的。片中还通过动画的形式展示了炕的工作原理：热源来自泥草房中的炉灶，点燃炉灶后，热量会通过进烟口进入炕洞，曲折盘旋，促使炕面发热，然后经由出烟口从烟洞中排出去。生动解释了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幸福感，从何演化而来。

“行万里路”的体验式游历让学习更用心、用情

《跟着书本去旅行》不仅线索来自课本，让学生参与的体验式游历也是一大特色。在甘肃阳关的那一期节目中，男同学们穿上古装，扮演守关的官兵；女同学们要获取关牒、递交关书、接受查验，按照古代真实的通关流程才能“出关”。通过这种高度仪式感的环节，让学生们体验到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意境。

在吐鲁番，节目组让一些学生去户外寻找生命的迹象，这里的地表最高温度可达82.3℃，连鞋子袜子都可能被烤坏。学生们抱着极大的热情顶着炎热却遍寻无获，于是学生得出结论：“火焰上的火把生命烧掉了。”那么，火焰山到底有没有火呢？通过节目的讲解，原来吐鲁番年降雨量只有16毫米，蒸发量却达3000多毫米，并且地下水位又低，所以才导致这里没有生命迹象。而火焰山的名字之所以有“火”，是由于阳光照射在山体上，赭红色的色调非常浓重，热气不断向上升腾，感觉上就是在着火。此外，火焰山属于天山的支脉，与天山山脉基本平行。因为火焰山的存在，天山的积雪融水被火焰山阻隔，而它的山体由砂岩构成，透水率极低，无形中提升了火焰山区的温度。通过这种体验式的学习思索，同学们对获得的知识掌握也更为牢固，也在探索中学习到了面对困难时应该如何思考、合作、互助。

■本报记者 姜方

作为上海打造“亚洲演艺之都”的主力军，昨天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发布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，助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。记者获悉，中心与旗下院团和剧院都明确了未来发展目标和愿景，围绕激发创作推出上海精品、做大上海主场、提升产业能级、增强服务效能等重点任务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，推动演艺大世界成为“亚洲演艺之都”的重要标杆。

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致力于高雅艺术发展和剧场经营管理，目前下辖上海大剧院、凯迪拉克·上海音乐厅、上汽·上海文化广场、上海歌剧院、上海芭蕾舞团、上海民族乐团以及正在建设中的上海大歌剧院。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党委书记、总裁张颂华说：“到2025年，中心要努力建设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化演艺机构，成为品位蜚声沪上、品质引领全国、品牌享誉海外的上海文化新名片。”

融合旗下资源，激活上海文艺创作发展新动能

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在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中提出，将通过多项举措激活上海文艺创作发展新动能。在做强原创剧目领域，建立引进、改编、委约和自制的多样IP库，鼓励各院团结合建党100周年、建军95周年、改革开放45周年、新中国成立75周年等重大节点创作符合市场需求的原创剧目，鼓励院团差异化定位自制剧目类型，加大现有自制剧目国内外巡演力度。

在培养表演艺术人才领域，发挥名家大师引领作用，发扬和传承大师的艺术经验；同时培育明天的台柱子，发挥青年名家的中流砥柱作用，深入实施“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”，优化“一人一策”培养方案；引进海内外名家大师，参与中心剧目的创制和演出，提升国际知名度。为了让中心旗下院团和剧场产生更大的集聚效应和综合影响力，规划提出进一步推行剧院和院团、文化和新领域、演艺和文创、线上和线下等融合。上半年，将打造基于互联网传播的大型音乐直播活动，进行资源整合深度试水。

张颂华介绍，中心将以上海大剧院的剧场优质管理资源，运营好上海西岸大剧院、杨浦大剧院，努力走向长三角及全国市场，力争形成全国剧场空间雷达状版图；在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，适度超前谋划上海大歌剧院的未来运营，在上海形成并夯实一江两岸多边开花的剧场空间布局。

内容产业出圈，推动演艺深度融入现代城市生活

不同于流量明星、热门综艺，高雅经典艺术相对处于“小众圈层”，且观众培育周期相对较长。对此，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将建设演艺新场景、文旅新场域、产业新链条三大新业态，实现内容出圈、产业出圈，推动演艺深度融入现代生活，培养更多年轻观众。

着力打造演艺新场景，持续打响上海文化广场户外舞台演出季、上海音乐厅银杏音乐会、草埭音乐会等“户外演艺新空间”；上海大剧院成立集餐饮、咖啡、图书、文创、展览、影像、亲子活动为一体的“A+艺术空间”；鼓励各院团差异化探索挖掘户外室内场景，打造全天候演艺舞台。同时，积极拓展文旅新场域，突出剧院、院团及周边街区的人文内涵和历史沿革，让剧院从文化消费地成为城市旅游目的地、网友必到打卡地。此外，大力发展产业新链条，向上海各区、长三角地区及更多地区输出剧院运营管理服务，鼓励旗下单位设计开发具备主题性、系列性的文创产品，拓展文创产品销售链、开辟品牌宣传新手段。

助力上海打造“亚洲演艺之都”，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要做什么？